

学生写作经典范文

名家笔下的父母

主 编：刘堂江

副主编：熊绍铮 张九韶

编 委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庆和 刘春亮 朱晓蓉

张定东 涂怀琨 常 青

黄金华 黄海春 黄海玲

黄有生 彭 军 程昭寰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宋 城
装帧设计 木 土
责任技编 卢志贵

学生写作经典范文
名家笔下的父母
刘堂江 主编

海天出版社出版

(中国·深圳)

新华书店发行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5 印张 100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 2 版 199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20001—25000 套

ISBN 7 - 80615 - 362 - 4

G·99 全套 10 册总定价：58.00 元

每册定价：5.80 元

常诵名家警句
辟句始知得
失不由天

甲戌年冬
柳斌



编者心语

1

我曾当过小学语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教师,后来又当了近20年的教育期刊的编辑、记者,大半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字工作。我没有多少嗜好,对烟、酒望而生畏,对麻将、扑克兴味索然,唯一的乐趣就是读点文章,写点文章。我最喜欢与朋友探讨为文为人之道,不管你是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,也不管你对文字工作有没有兴趣,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,我总要千方百计将话题引到写作上来。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、品味写作的艰辛与甘美,我恨不得天下的人都是知音,都加入到写作的队伍中来。因此,我对青少年朋友学习写作的问题时刻惦在心上。

2

1978年早春,我到北京景山学校采写《手执金钥匙的人们》,站在教室门外,聆听学生们齐声朗读散文大师的作品,朱自清的《春》,郭沫若的《秋》,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,冰心的《小桔灯》……我完全陶醉了,我觉得我的整个心灵都融化在那抑扬

顿挫的美妙的童声里了。因为那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不久，冰河才开始解冻，而在此之前的10年间，大师们的作品是被当作“封、资、修”禁读的。景山学校及时地恢复“文革”前开始的“集中识字，提前读写”的教改实验，大胆地选择名家名作供学生阅读、揣摩，这无疑是一项非同凡响的举措。我钦佩景山人的远见卓识，我羡慕景山学生有如此好的学习机会。我想，我的少年时代如果也能有条件阅读到这么多名家大师们的作品，那我的文字功底一定会比现在强得多。

3

写作贵在创新，但创新须从模仿开始。即使是天才，他出生落地时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。任何作家都必须借鉴、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，学习前人和当代人的创作经验。一个没有阅读过任何作品的人，大概是不可能成为作家的。学习写作也和学习走路一样，先得要模仿，一下一下地抬脚，然后才能逐渐迈开步子，走出个性，走出风格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没有模仿就没有创造。作文有没有秘诀？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一点体验，我以为，作文是有秘诀的，秘诀就是一句话：“写什么就读什么”。比如，你要想写散文，你就找若干篇名家的散文名作，仔细咀嚼，仔细品味。看人家怎样观察生活，看人家怎样选择题材，看人家怎样提炼主题，看人家怎样谋篇布局，看人家怎样行文表述，看人家怎样开头结尾……渐渐地，你就知道散文怎么写了。

同样,写小说、写通讯、写论文也都是这个道理。由此可见,范文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

4

近年来,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学生作文精选本,发行行情长盛不衰。让学生模仿学生的优秀习作,无疑有一定的作用,但长此以往,则令人堪忧。

古人云:“取法其上,得乎其中;取法其中,得乎其下。”供学生模仿借鉴的写作范文,应该是上乘精品。如果老让学生模仿学生的作文,或是模仿水平低下的文章,那青少年的鉴赏、写作水平就会越来越低,这岂不是贻误后代?!

为此,我和熊绍铮同志组织一批经验丰富的大学教授、中小学优秀语文教师、编辑和教育工作者,选编了这一套《学生写作经典范文》。

在编选过程中,我们到中小学做了调查研究,根据学生作文的内容范围,有的放矢地制订编辑方案。现在这10个分册,基本上涵盖了中小学生对记叙文写作的各个方面。力求一部“经典”在手,不管老师出哪方面的题目,都有名家范文可供借鉴。

这套书不仅适合中小学生对阅读,也可供教师、家长辅导学生、子女写作时参考。对于大学生和社会上爱好写作的青年,甚至文字工作者,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书中收入的主要是我国现代作家的名篇作品,后面不加

“评点”、“导读”之类的文字，作家的排列顺序也是随意性的，目的是引导读者阅读原作，领会原义。

5

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欣然命笔为本书题词：“常诵名家警辟句，始知得失不由天。”体现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青少年学习写作问题的重视和关怀。海天出版社毅然决然将这套书列为 1995 年的重点选题计划，体现了出版部门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对此，我们作为编者深受感动。我们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做过工作的一切朋友，包括日夜兼程赶排赶印的同志们，更感谢文学大师们为子孙后代创造了如此精美的精神食粮。

刘堂江

1995 年元月 15 日

北京西单欲仙居

目 录

母 亲 篇

母亲的话.....	田 汉(1)
我的母亲.....	老 舍(9)
我的母亲	邹韬奋(15)
生底漫画	李霖野(21)
淡的伤痕	陈企霞(26)
芭蕉花	郭沫若(30)
怎样做母亲	聂绀弩(34)
母亲的时钟	鲁 彦(46)
母 亲	碧 野(54)
告 慰	徐怀理(60)

父 亲 篇

话说父亲	王安忆(63)
背 影	朱自清(69)
春节忆父亲	严文井(72)
我父亲在新埔那段儿	林海音(76)
将伴我终生的爱	钱小云(82)
父 亲	席慕蓉(91)
为父难	黄唐进(93)
父亲的病	鲁 迅(97)
父 亲	鲁 彦(104)
父亲最后两天	舒 乙(106)
陪 读	陈俊年(124)
父亲的新年	傅东华(129)
晚年的父亲森鸥外	[日]小堀杏奴(132)

母亲的话

——那时候的做母亲的

田 汉

(此文为田汉之母口述，田汉笔记，并修改成之。节选。)

在和三伯分家之后，我们婆媳3个人过得颇为愉快。那时我和四嫂子都还没有生孩子，每天烧过饭，干了些粗活，就换上干净衣服。家里几间房虽是泥地，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光光润润。那时三伯的儿媳海环二嫂最会生孩子，她一连养了4个女儿，家里整天唧唧哇哇，屎尿满地，和我们这边成了个很好的对照。三伯娘子时常半带讽刺地说：

“你们真好罗，家里弄得清清楚楚。我们那边可就成了育婴堂了。”

她这话里分明在取笑我和四嫂子不会生孩子，而夸耀她自己的儿媳。我们气了，偏要把家里弄得更清澈。那时婆婆年纪也还不过40来岁，我和四嫂子伺候她老人家的吃穿都很如意。那几年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融洽。

但我们不生孩子，可耽误了祖父抱曾孙。祖父活至八十六七岁，寿不为不高，但在第一个曾孙出世——就是我生第一个孩子以前，他老人家就去世了。

壬辰年正月十四日晚上罗满族请我们吃拜年饭，我已经觉得有些不对劲了，到了元宵那天早晨，阵痛得更厉害。一

来是初生；二来是毛毛子(婴儿)位置歪了，十分难产。婆婆坐在我屋子里毫无办法，却敲着旱烟袋脑壳，老对家里人说一些可怕的话，像某家女人是怎样难产死了，某家女人孩子生下来没了气之类，讲得我心里又是害怕又是烦躁。我想干脆就这么死去。妯娌们劝慰我，我要求快请蒋五娣来接生。蒋五娣是我们那儿最著名的稳婆，技术高，经验丰富。三字墙屋夏伯娘子生那个猴子一样女孩子，生了四五天生不下来，后来也是她老人家给接的。她是四五十岁的人，长的非常高大。她来了，到我床边一坐，画了一碗符水给我吃了，我好像就有了把握了。随后她替我端了端肚子，把孩子的位置给端正了，“催”起来了。一会儿工夫孩子就生了。

在蒋五娣来以前，婆婆也不知听了谁的主意，用块布裹着秤砣给塞在我的尾脊骨上，再加上天冷，没有褥子，在凉席上过了一个月了。我至今有两腿疼痛之类的毛病，就吃的是这时的亏。我母亲很埋怨田家没有招呼得好，她回去之后给我弹了一铺褥子，后来禹卿出门又把这铺褥子给带走了。

孩子生下来又白又胖，公公婆婆得了第一个孙子，不用说是喜欢得很。

三朝那天，亲戚邻居来了六七桌人。派去接我母亲的是三哥和合伙酿酒的另一个三哥，是他们用轿子抬我母亲来的。他两个都是长子(高个儿)，而且都年富力强，由三字墙屋至毛坪不过三四里路，却把他们压得汗如雨下。一抬到正堂屋里放下肩来，就连忙嚷着：

“快拿秤来称称看，易家外婆怎么这样重？”

我母亲下轿来脸也羞红了，那时她老人家 40 来岁，轿子里带了一个八九岁的二姑娘，肚子里还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，

又按当时乡下的风俗带了一斗米，几只鸡，几十个鸡蛋，还有十来斤面粉、红糖，这是做外婆的礼物，轿子怎么会不沉呢？

我的孩子生下来只有十几天，睡在箩里眼睛睁得大大的望人，像很懂事的一样，在我们家织布的苏公看了他，赞叹着说：

“这孩子太可爱了，好带得很。”

但因为初当母亲经验不够，带得不好，不到3个月孩子发脐带风死了。那时禹卿不在家，我为着这孩子眼泪也不知流过多少。从此以后我就病了，饮食不思，骨瘦如柴。母亲知道我心里难过，接我回去住了一个月。有次一位须发皤然惯替人家算命的陈瞎子来了，他替我算命说：

“不要着急，你是先开花，后结果。你生崽要到26岁。”

这话给我一点安慰。禹卿那时在岳州厘金局做饭，从岳州回来经过省城，在理问街蒋湘云纸铺遇见了蒋二舅。二舅母对禹卿说：

“田五哥，大姐时常身体不好，你何不买些驴膏和桂圆肉蒸给她吃呢？”

禹卿果然买了两斤驴膏、一斤桂圆肉带回来。因为家里人多，吃私房怕人家说话，禹卿就把那些东西带到三字墙屋，交给我母亲。我母亲把它蒸了一只鸡给我吃了。田五跛子家的七哥也告诉了我一个单方，说是用金线草、荷包草炖鸡或是煮蛋吃了很好。我也吃了，身体慢慢地就好起来。到了26岁果然就生了寿昌。

那是戊戌政变那年，一个颇为寒冷的春夜。禹卿到邵阳去了，婆婆陪着我睡，刚睡下不久就破了水衣。我的肚皮小了，对婆婆说：

“这一下可舒服了。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。”

婆婆脱去棉裤刚要就枕时，我又“催”起来了。婆婆赶忙起来请隔壁王大娣驰过来接生。这次快得很，到子时就生了。

“恭喜又生了一个男孩子！”王大娣驰抱着小宝宝说。

因为第一个孩子死了，隔了6年，才生这孩子，一家人都很宝贝他，把孩子寄在观音菩萨名下，做个小徒弟，因此寿昌的乳名叫做“和儿”，就是和尚的意思。做三朝那天比第一个孩子更热闹，我母亲也高兴地抱着和儿笑着说：

“禹卿回来大家都不要说，看他知不知道这是他的孩子。”

到3个月上寿昌出奶麻，梅臣三弟回来了。他在城里城南书院（即后来的第一师范）读书，那时梁启超正在湖南办时务学堂，长沙得风气之先，梅臣又年轻好学。他因为和我的感情最好，怕我再有什么不幸，一到我家看见和儿有病，也亲自替他的小外甥磕头求菩萨。那时他显然还有一点迷信。

和儿说话颇早，10个月就晓得喊妈妈，己亥年正月初十他外婆接他回窝，因为孩子长的可爱，一下轿子就给兰芝二哥抱到潜龙河那边玩去了，等了好半天才回，我吓得什么似的。

潜龙河对岸石坑湾那一带，易家的同族和亲戚极多，兰芝二哥抱他到亲戚家献了一次宝。我们那边玩龙灯从正月初一起，直玩到元宵佳节。孩子看了龙灯非常欢喜，举起小手喊：“打龙！打龙！”

我回娘家也没有闲空的。婆婆时常搭棉花来给我纺，娘家弟弟们的鞋也全是我做的。我把寿昌摆在一个破破烂烂的摇篮里面，一边摇，一边工作。虎臣满弟从外面进来，一个不留神腿面碰在那摇篮上，因为乡下人不懂得消毒，腿上烂成了

一条槽，隔了许多时候才好，满弟至今还埋怨我哩。寿昌吃奶到3岁多。我那时奶子极多，喂寿昌之外还可以供给隔壁王大娼的大孩子吃。王大娼怕耽误我的工作，每次寿昌吃奶时这一只在吃，那一只在滴，王家就用饭碗来接，每天要接三四碗去，但后来生寿康奶子就少了些。寿康只吃了7个月奶，就改了吃饭。

我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。壬寅年五月二十九日生了寿康，甲辰年九月十七日生了寿麟。都是王大娼接的生，生的也都很快。生寿康的时候八嫂子九嫂子都病了，睡在过路房里，家里大小事都得我做。那天早上正在切苦瓜，我发作了，勉强请九嫂子继续去切，我自己到灶下去生火，又挣扎着喂了两头猪。实在不能支持了，赶忙往屋里跑，扶着床架歇了歇，请王大娼过来我就生了。

甲辰年7月梅臣进了学，做相公酒，我回娘家去道喜，在家里住了个多月。那时幼嫂子去世已经好久，她是生产死的。她在生有德、有和以后又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已经满月了。梅臣结婚的时候，她梳了头，搽了粉，打扮得清清雅雅的出现见客，但忽然又发作起来了，她非常着急，不知什么缘故。有人说：

“莫非还有一个？”

赶忙请稳婆来，她“催”得更厉害，那天晚上忽然生出一串大大小小的东西，但总掉不干净，这样经过了几个月，请医生，请法师，求菩萨，凡乡下能想得到的法子都作了，但都无效。有人叫这做“金线吊葫芦”，那样贤慧的幼嫂子就这样送了命。我同她很好，常常去看她，那时我正怀了寿昌，她总是说：

“大姐不要来看我，我这里不干净。”

她又定要叫法师替我画一道符佩了。她死后我怀着寿麟

回家，晚上老觉得幼嫂子在摸我的肚子，把我摸得唔唔的叫起来。有时白天我迷迷糊糊地躺着的时候，也分明觉得幼嫂子在唤着我。我害怕起来，又不敢响。因为我母亲胆子小，我若嚷出来她老人家必然不敢留我在家，而我是那样想在家里赶热闹。我只悄悄地把这件事告诉三嫂子，三嫂子终于把这事告诉了母亲。母亲赶忙到花果园真人庙求了一道符，做了一个符袋子给我系在身上，用一乘轿子把我送回毛坪。到了九月十七日，六叔要织绢，我还赶着选丝。但上午我就感到腹痛快要生了，我也没有吭声。到天晚，六叔还催我去选丝，我已经支持不住了。吃过饭，收拾好灶上东西，我到房里去，那时禹卿在家，我说：

“为什么房里不点灯呢？”

“这么大的亮，怎么说没有点灯呢？”禹卿诧异地问。

原来屋子里点着灯，是我眼睛发黑看不见。我晕倒在椅子上。家里人非常着急，公公一时无法，只有点燃香烛求菩萨。我在屋子里迷迷糊糊地听得外面堂屋里鞭爆一响，心里就恍然一开。接着“催”起来了，不一会儿孩子也顺利地生了。孩子生下来放在箩里睡着，一点也不哭，偶然揭开被子一看，脸上挣得红红的。

三个孩子都很健康，其中寿康皮色最黑，有点像梅臣，但他最胖。荞麦湾星阶大爷娶亲，我去道喜，一下轿子，寿康就给抢着抱走了，都说：

“有胖娃娃！看胖娃娃！”

我很疼爱孩子，但农家生活一天从早忙到晚，没有工夫抱他们。那时也只有祖母能给我代代劳。寿昌出世后团上屋罗三叔用草织成一个“狗窝子”送给他。孩子坐下去刚刚合适。

后来他三弟五弟也坐过这温暖而稳妥的草椅子。寿昌幼时没有生过什么大病。他一岁多时，一个盛夏的午后，正在堂屋里扶着摇篮学走路，忽然大哭起来，汗都哭出来了，问他又不会说话，只把小手伸起，仔细一看，手指上有一点小小的红印子，大家都说：

“莫不是给蜈蚣咬了。”

我赶忙到外面扯了一把嫩辣椒子，用刀柄捣碎给他敷上总算好了。

寿昌6岁时额头上给黄蜂咬过一次，痛得不得了。乡下人也有土的救急法。我们用卤咸蛋的黄泥给他敷了一满头。又有一次，是在严冬的时候，农人们多在家里用糯草打草鞋、绳索之类。这先要用榨槌把草捶松软，寿昌却拿起一把柴刀照着做，一个不小心把左手的食指砍去一小节了。他捧着伤口就往正房里跑。我担心这孩子要破相，还好，叔叔们在墙角上寻些蜘蛛网子给他蒙上，指头很快地又长合了。又有一次，那是他七八岁的时候，他的背上忽然起了一种叫缠身蛋的疮。起先不过肋下有几颗，一下子就多起来，从肋下缠到背上了。据说这种疮毒很厉害，若不及早阻止，就会缠到胸前，两面合拢，毒气攻心，人就不行了。我听了着急得不得了，赶忙照土法用青油灯朝着疮的头尾“打打火”，总算把这疮毒的发展给阻止住了。

寿康也受过一次危险。有一年天很冷，我替寿康做了一件紫色大布的新棉袄。一天午饭时候，七婶领寿康到塘里去洗菜，一不小心这孩子掉到水里去了，七嫂子拉了一下拉不上来。寿康最初还在水边，后来冲到水中间去了。七嫂子从来是个慢性子，她细声细气地叫着：

“陈家六爹啊！我家三伢子掉在水里了。”

那时我在家，陈家六爹在屋边菜园里扯草，因为隔得太远了，大家都没有听见。七婶子见没有人来，急得没有法子，幸亏塘里挑水的跳板搭得远，七嫂子跑到跳板的尽头，才把寿康拉上来。四五岁的孩子数九寒天在水里浸那么久，别说淹坏，就是冻也冻僵了。七婶把他抱进屋来，孩子成了落汤鸡，新棉袄全湿透了，脸上白得像纸一样。我赶忙替他换衣服，煨姜汤，等他暖过来，我抱着孩子哭了。

寿麟生下来，家里长辈照例替他算八字。那位星相家说他“有千日关”，即到3岁为止不能到外婆家里去。那时寿麟才一岁多，原不敢带他回娘家去。恰逢我二妹出嫁，我母亲要去送亲，叫我回去替她守屋。母亲不知从那里听来一个解“千日关”的法子，即轿子从后面进，把孩子藏在屋子里，然后到祖宗神龛上取两杯供茶给孩子吃了，就不会有毛病。母亲为着这样做，一早把神龛的茶杯擦干净；斟了两杯好茶，我的轿子停在幼哥的屋后面。但素来爽快的满弟等我一下轿，就把寿麟一直抱到堂屋里祖宗神龛前面，端了两杯供茶给他喝了。母亲埋怨满弟的鲁莽，后来寿麟果然发了几天寒热，敬菩萨也不退烧。但不久他就好了，一直等他外婆回来，我们才回毛坪。

作于1941年

（原载《人世间》、《文学创作》等杂志，选自《母亲的话》）

1983年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）